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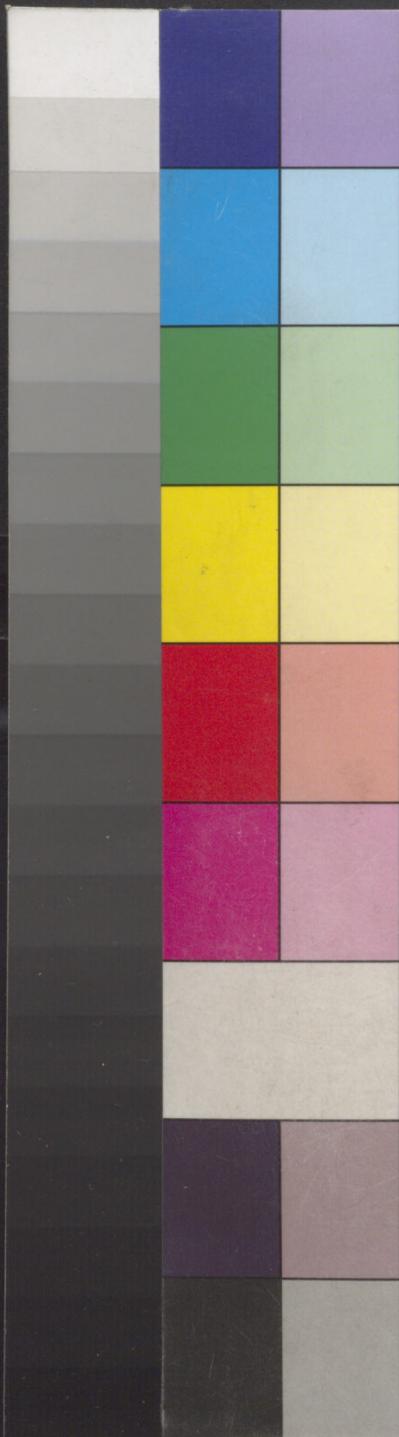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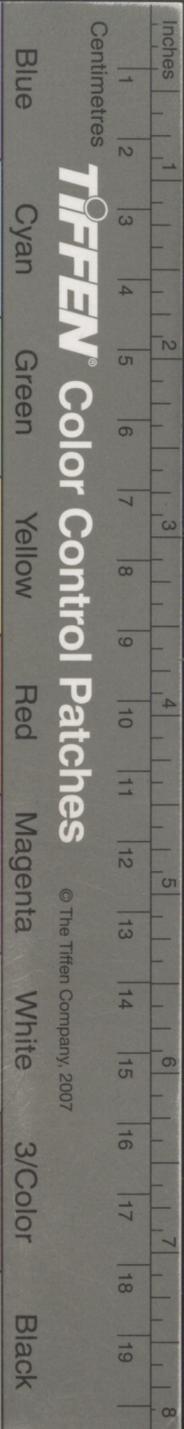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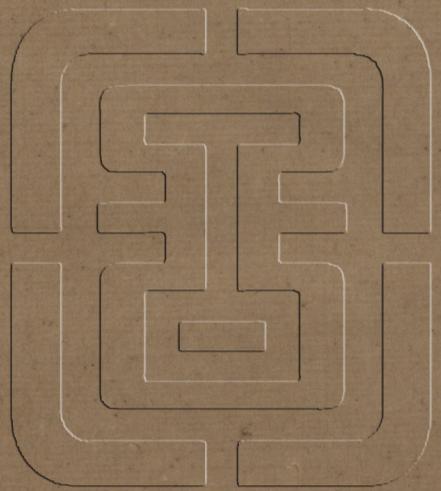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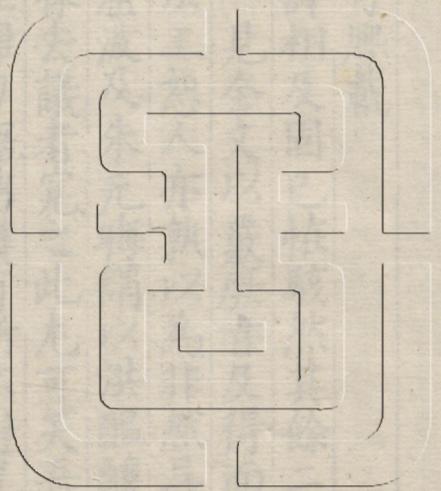
1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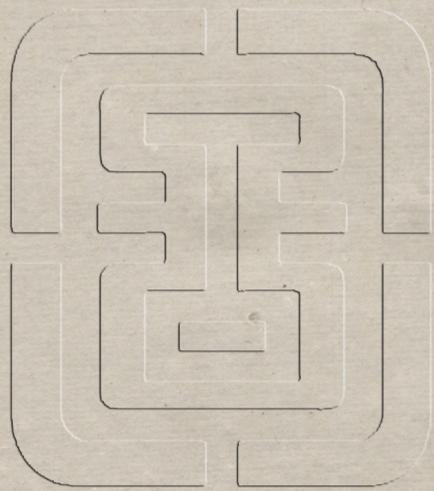


象山先生全集

三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七

書

與勾熙載

初聞臺評相及固已恠駭然其餘二三人又頗當人心亟欲一見全文以覈厥旨及得而觀之亦良可笑如論吳洪王恕人亦孰以為非然吳洪章中乃為唐仲友雪屈波及朱元晦謂以洪醞釀竟成大獄致仲友以曖昧去議者寃之此尤可笑吾人所安者義理義理所在雖刀鋸鼎鑊有所不避豈與患得患失之人同其欣戚於一陞黜之間哉顧所深念者道之消

長治亂攸分羣徒比周至理鬱塞過絕齊語楚咻盈  
庭聚蚊成雷明主孤矣雖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  
之賢者亦加少為多臨深為高耳揆之古人豈能無  
愧息肩王事一意自省尚友方冊勉所未至則是悠  
悠者蓋有負於國有負於民有負於公道而獨無負  
於我矣向日解舟不得面別乘便寓此臨風依然

與彭子壽

垂示所疑尤見撝謙之德聖賢教人固句句實頭但  
不可專指操存之說操則存只是孔子一句孟子引  
在牛山之木常美矣一章後試取孟子全章讀之旨

意自明白血脉自流通古人實頭處今人蓋木必知  
也楊子雲再下注脚便說得不是此無足恠子雲亦  
未得為知道者也言固難以盡意而達之以書問尤  
難蓋學之不講物未格知未至則其於聖賢之言必  
未能昭晰如辯蒼素數奇耦之審也凡所引用徃徃  
失其本旨千里附書徃復動經歲時豈如會面隨問  
隨答一日之間更互酬酢無不可以剖析且如來示  
謂此心本體雖未嘗不存而舊習蔽錮亦未易遽去  
若言雖未嘗不存則與操存捨亡之說亦不相似矣  
大抵講明存養自是兩節易言知至至之可與幾也

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大學言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孟子言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皆是聖賢教人使之知有講學豈有一句不實頭今講學之路未通而以己意附會徃訓立為成說則恐反成心之蠹賊道之榛棘日復一日而不見其進志與事乖說與行違首尾衡決本末舛逆未可歸之稟賦罪其懈怠也

與邵中孚

所示進學證驗此乃吾友天資朴茂立志堅篤故能

如此可喜可慶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乃吾分內事耳若不親師友汨沒於流俗驅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豈不可憐哉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今吾友既得其本心矣繼此能養之而無害則誰得而禦之如木有根苟有培浸而無傷戕則枝葉當日益暢茂如水有源苟有疏浚而無壅壅則波流當日益充積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大抵讀書誥訓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強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

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  
加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  
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  
嘗美矣以下可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日  
固也其卷首與告子論性處却不必深考恐其力量  
未到則反惑亂精神後日不患不通解也此最是讀  
書良法其他非相見莫能盡尚書臯陶益稷大禹謨  
太甲說命旅獒洪範無逸等篇可常讀之其餘少緩  
何時得相見諸當面盡未聞千萬勉旃以卒賢業

與顏子堅

向在八石時當納區區之忠既而子堅曾用節父諸  
人推轂遂變儒服端謂迂拙之言必蒙見棄屬者屢  
蒙見過每於鄙言謂有所故追念疇昔為之慨然乃  
知高明終當遠到豈遽不能明衆人所同知之過哉  
承欲鄙語辭情懇至非苟然者聖哲之言布在方冊  
何所不備傳註之家汗牛充棟譬之藥籠方書搜求  
儲蓄殆無遺類良醫所用不必奇異唯足以愈疾而  
已苟厭其常忽其賤則非求醫之本意也向來不求  
名聲不較勝負之語更願加察道非口舌所能辨子  
細向脚跟下點檢豈能自謾日新歸山草草布此

與張季忠

聞元忠說友朋間唯季忠篤志不懈甚為之喜人苟有志於學自應隨分有所長益所可患者有助長之病耳雖古聖賢尚不能無過所貴能改耳易稱顏子之賢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由是觀之則顏子亦不能無不善處今人便欲言行無一不善恐無是理往往只是好勝每事要强人要人點檢不得不知此意也與古人背馳矣若無此意但寬平隨分去縱有過亦須易覺易改便未覺未改其過亦須輕故助長之病甚於忘季忠之意忘病自少所患

有助長之病雖未加益亦自平穩况必不能不有益耶

與胥必先

近得吳伯顥書云麟之姪言必先治生甚進而學植荒落豈信然耶吾坐此三逕就荒吾之三逕如足下之六經也近有朋友裹糧廿里而至者皆勤勤不相捨每念足下去我之决何人性相反如此哉吳察丁母憂足下知之否向者嘗道先文勉勵足下勤學之言想亦復置度外不復問矣士別三日刮目相觀吾猶以故意待足下則誠有罪然足下果能勉於此乎

伯顯以親愛之情於足下不能無所惜故復為此言  
然在某亦可謂愚矣古人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  
復也者果如是乎繼自今願足下與改是

與朱元晦

勅局見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書鄉成矣去留之  
間亦可致力建請蕪類多所刪削詔旨則直錄之著  
令縱有未安非被旨不得脩惟諸處申陳疑似必下  
本所或有不便乃可修改局中同官皆可人機仲尤  
相向兀善以殊局近少得相款謙仲屹然特立如故  
若向上事要亦難責比一再見以座客多魚鱗而至

未得達尊意俟從容當致之也淳叟事此中初傳殊  
駭人聽徐覈其實乃知多小人傳會之辭要之後生  
客氣如此足見無學力也近見剡章全用金谿三胥  
之詞尤可笑彭仲剛子復者永嘉人為國子監丞近  
亦遭論此人性質不至淳美然亦願自附於君子往  
歲求言詔下越次上封言時事甚衆其辨天台事尤  
力自此已有睥睨之者矣近者省場檢點卷官以  
主張道學其去取與蔣正言違異又重得罪此人不  
足計但風旨如此而隱憂者少重為朝廷惜耳某對  
班或尚在冬間未知能得此對否亦當居易以俟命

耳立之墓表亦好但叙履歷亦有未得實處某徃時  
與立之一書其間叙述立之平生甚詳自謂真實錄  
未知尊兄曾及見否顯道雖已到劉家渠處必有此  
本不然後便錄去近得家書姪輩竟未能詣前可謂  
不勇矣明越諸公無在此者敬仲夏間必來赴官舒  
元賓亦當赴江西漕掾其弟元英與諸葛誠之欲因  
此時過此相聚尚未見來呂子約與誠之近與舒元  
英相款稍破其執已自是之意此皆據各人自謂如  
此未知果如何也元英諸公間號為日進能乎於人  
者向亦曾造函丈會記憶否令嗣伯仲令壻直卿為

學日進近更有得力者否薄遽遣此未究所欲言

與吳仲良

向蒙以或者所疑環溪通說一二端垂諭足認不鄙  
大抵前輩質實不事辭語觀其書當得其意可也環  
溪事親之說乃愛親之心甚篤唯恐不順乎親想其  
平日事親左右無違溫清定省服食器用之間無所  
不用其至而猶恐恐然懼有一事一物之拂乎親之  
心也如是而觀其言則可以得其為人矣故孟子曰  
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吾於此有以知環溪  
之心惟恐不順乎親也若其辭語之病誠不能免正

所謂先生之心則善矣先生之號則不可使環溪而在必不肯固執斯言吾又將見環溪以其順親之心而順乎理舍已從人若轉圜决河幡然沛然而莫之能禦也彼啾啾者又安足以知環溪之心哉

與詹子南

得書開讀甚慰為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夫子天縱之聖自志學十五年而後立立十年而後不惑又十年而後知天命其未五十也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十年而耳順又十年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今人天資去聖人固遠輒欲

以口耳剽竊場屋之餘習妄論聖經多見其不知量也鄉者嘗與吾友深言為學之序見吾友相信之篤頗知反已就實深以為喜今觀來示頗又紛紛於無益之論人已俱失要之吾友且當孜孜行其所知未當與人辨論是非辨論是非以解人之惑其任甚重非吾友之責也不與之論他日却自明白今欲遽言之只是強說自加惑亂耳李三一哥所學未久相信又篤近在此累次磨治尚未能去其故習老夫平日以此事自任與此等病人說話尚如此費力吾友如何解分析得他明白且先自治不必與人商議可也

二

去臘面對頗得盡所懷天語甚詳反復之間不敢不自盡至於遇合所不敢必是有天命非人所能與也何時能一來至望紙筆之間終不若面言之審且盡也吾友天資淳靜若不惑於多岐不蔽於浮說則其進孰禦焉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豈外鑠哉明其本末知所先後雖由於學及其明也乃理之固有何加損於其間哉

三

學植日進甚慰馳念養大體之說就孟子上看則是

因陳辭指實而說自無病讀者得其實事亦不泥其辭說今子南未免有立說之病大抵立說則自不能無病子南是辯制乎外一語當時為此語者固未特達若事實上特達端的言語自不同古人言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亦用制字其言多少特達全無議論辭說蹊徑蓋古人皆實學後人未免有議論辭說之累當其蔽時多不自覺及其蔽解回視前日之經營安排乃知其為陷溺耳

與陳倅

秋初供職人事袞袞殊無暇日平日踈嬾成性投之

應酬之中良乖所好通訊之書曠弛不講亦惟高明  
不以是督過之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効唐與正  
一事尤快衆人之心百姓甚惜其去雖士大夫議論  
中間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漸明白江東之命出於  
九重特達於羣疑之中聖鑒昭然此尤可喜元晦雖  
有毀車殺馬之說然勢恐不容不一出也近來唯是  
臺綱稍振班行頗亦肅清邸報中必可以得之至於  
根原處則又未易論也尤丈近去弊邑三虎亦快哉  
此亦仁者之勇也豈其帥權不分乃得少展耶執事  
清廟之器州縣豈能久淹然區區之私以桑梓之故

願以雞肋少助牛刀之餘刃想仁人於此亦優為而  
不以為屑也尤丈極相知必能相應合免和糶一事  
此間士大夫甚多之今時郡縣能以民為心者絕少  
民之窮困日甚一日撫字之道棄而不講培歛之策  
日以益滋甚哉其不仁也民為邦本誠有憂國之心  
肯日蹙其本而不之恤哉財賦之匱當求根本不能  
檢尼吏姦猶可恕也事培歛以病民是奚可哉近見  
二二朋友舊以作縣著稱者講究州縣吏民間事甚  
詳大槩論州縣不可為積欠所累凡所謂積欠者皆  
有名無實徒為吏胥騷擾之端善於縣者必力請於

州逐月只納本月錢若舊欠且倚閣俟後來從容却隨時帶納縣乃可為善作郡者亦須與諸縣約截日去須每月納足本月錢不問舊欠如此則可以有實得若只管理會積欠則鄉後必和新錢乾沒但適為姦胥賄賂之端而諸縣姦貪亦得並緣以朘民必無其實也若是戶部總司來理會州縣積欠亦一切不答任他文移中如何打罵一切不視但如法從日下與催解見在合解錢米此亦是善作州縣者定說輒以稟聞或有可采某有親戚王某新知樂安縣其人極能官作事謹密有家法若任以事必有可觀前為

武寧丞諸司爭委任之趙子直趙景明皆相善試閱之李德章林叔虎必須常得造下風人必忠信乃可與語也吳廣文甚好但向時見其所接頗雜人之情偽或者未必盡知也

二

近數得尤夫書敝邑王虎已空巢穴不勝慶快得鄉人書與家書備報田畝間恭懽呼鼓舞之狀此數人雖下邑賤胥然為蠹日久凡邑之苛征橫歛類以供其賄謝囊橐與上府之胥吏締交合黨為不可拔之勢官寺囚械之具所以禁戢姦惡彼反持之以劫脇

齊民抑絕赴愬之路肆然以濟姦飽欲是豈可縱而弗呵乎事無巨細到根柢盤互處便難整理二三賤胥至能役士大夫護之如手足之捍頭目豈不悖矣甚矣然凡為之役為之地者其人可見矣是豈可復齒於士大夫間哉近得尤吏書云救之者甚衆只此一節自有餘罪近於此問士大夫多論吏胥之害人皆知其然但所以除害之方終未容盡試耳其甚恨不得在左右必佐萬分一前嘗借易陳愚見不知有可采用否凡事有可以下問者告以片紙疏示當逐一效愚秋苗事納已過半不知尚有可救者否見

在所納如逐日納數與盤量數湏拘收得逐日文曆庶可磨筭吏胥欲作弊只是要令吾無緣得知每日着實數目若其具成文曆到吾眼前者皆是已透漏數目此事想已無及是皆民之脂膏若少稽檢之或可為後圖爾大抵今時士大夫議論先看他所主有主民而議論者有生身而議論者邪正君子小人於此可以決矣今日為民之蠹者吏也民之困窮甚矣而吏日以橫議論主民者必將檢吏姦而寬民力或不得已而闕於財賦不為其上所亮則寧身受其罪若其議論主身者則必首以辦財賦為大務必假闕

乏之說以朘削民科條方略必受成於吏以吏為師  
與吏為伍甚者服役於吏為國家忠計豈願此等人  
多也近聞蘇宰施設極有可疑其意專欲趣辦不復  
有一毫為民之心其施設往往可笑官錢想未必能  
辦但徒取百姓怨詈耳幸有以申戒之某前者復渠  
書已嘗寓其大意早晚更當作書直勉之欲少救今  
時之弊最不宜此等議論昌熾也

與包顯道

前此朱繹之歸時正以暨姪物故方治棺歛不暇作  
書此子盜汗之疾日深一日易醫更藥或暫有小效

旋又復作而前藥輒不效醫家知脉者又以為難治  
然在人情不能無僥倖其復生之意一旦至此苦痛  
何可言先兄不五十而棄世此子又復夭逝事不可  
曉有如此者欲作一書告之晦翁偶遽甚未暇幸為  
致此意近主上因進擬監司諭宰執以為當得剛  
正有風采者因言章穎劉堯夫皆好自此言一出班  
行間議論又少變但恐不久耳所報項平甫之言乃  
明越間謬人妄說耳承舛聽訛可笑者甚多諳事叢  
實乃曉此耳某對班在九月十月之間今日方審察  
得書知令兄弟學植不替甚慰來人立俟遣此不多

具

二

近來朋友頗多同官中相處極好儘得盡懷逐日同官中講貫亦非向來朋友所有大抵皆事實非虛論浮說也象先得國子錄早晚即來君舉可得郡然未得也子宜服猶未除他事非紙筆所能盡某對班在臘月或在來春未可知也

三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體皆是道義道義之在天下在人心豈能泯滅第今

人大頭既沒於利欲不能大自奮拔則自附託其間者行或與古人同情則與古人異此不可不辯也若真是道義則無名聲可求無勝負可較無才智可恃無功能可矜唐虞之時禹益稷契功被天下澤及萬世無一毫自多之心當時舍哺而嬉擊壤而歌耕田而食鑿井而飲者亦無一毫自慊之意風化如此豈不增宇宙之和哉此理苟明則矜智負能之人皆將失其窟宅非能自悔其陋而求歸於廣居正路則未必不反以我為讐也然患此道不明耳道終明終行則彼亦豈能久負固哉不及作令弟書因家問全錄

此書示之乃幸

四

天下事固有易言者有難言者有易辯者有難辯者人之病有易醫者有難醫者非必不可醫為其病奇恠非如平常在表當汗在裏當下可執常方而治之耳足下所與李解元序文及諸書覽之汗顏思為一言以相藥則又有難言者然後知足下之病政所謂難醫者昨晚朝頴言及其證亦甚明但恐言之中而足下未必省則又成難醫耳請試言之足下之病得於好事凡親師友為學立行皆從好事中來故虛而

不實宜於今而未宜於古此言其苦甚難聽足下未必肯服義然其實是也幸毋忽而求諸道某嘗見士人試罷必各自謂得意自美其文有言其文不佳者則甚拂其意吾嘗為之說曰但可擇此人平時不相能有讐隙雅所憎惡者錄其文示之其人讀之失色喪氣不能自振則其文真佳文也如是而有不中選乃可言有司不明蓋不相能有讐隙雅所憎惡之人必不欲我試中必不欲我程文之佳今觀我文慘然索然喪氣失色則其文必佳也又有一說亦須是讐人識文字者方可為準今誠使素不說顯道而稍有

見識者讀之却未必不竊喜以為無根如此不足畏也他非面莫究

### 與周元忠

元忠在此雖稍久殊覺未亨通初以春伯處相喚繼以許尉事皆不得不應者及相聚時亦無汲汲如不及之意雖云有不自安處終未痛切疑而後釋也疑之極必有汲汲皇皇不敢頃刻自安之意乃能解釋向來无忠志專誠故與言者必有感動行檢嚴整故與處者必有繩約年來此功寢不如舊元忠本謂欲改其固滯介執之意反損前日之善而

固滯介執之實則未之有改但換易形模元忠自不知耳學之不進明之不足暗於大端自是已見而不聞君子之大道固其宜也所喻蒲腹之疑皆未得吐若自是之意消而不自安之意長則自能盡吐其疑及屯亨疑釋則所謂蒲腹者其實不多但當其不明時自膠固迷泥故多事耳相見不能決白乃以紙筆達之此亦自顛倒然事又不可槩論或恐因此省悟未可知也

以紂為兄之子此是公都子引當時人言按史記微子是紂之庶兄皆帝乙之子也王子比干則但云是

紂之親戚則太史公亦莫知其為誰子也今據公都子所引文義則是以微子啓王子比干為帝乙之弟也紂於二人則是為兄之子也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若二疏稱父子蓋伯父叔父通稱父故謂之猶子古人則通言父子也

與蘇莘

某迂愚無似特辱眷予之厚苟有可以裨補萬一敢不自竭荒邑荐飢生理日瘁舊令尹未知加意竭澤而漁誠如來意所以撫摩而使之蘇息者繫仁侯是望主上加惠幽遠注心循良當路多賢公論昭白

有如此緩催科而專一撫字宜可安意為之不至有齟齬不遂之憂某僭易以為稟

與程帥

伏蒙寵貺江西詩派一部二十家異時所欲尋繹而不能致者一旦充室盈几應接不暇名章傑句焜耀心目執事之賜偉哉詩亦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漸薄唯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泊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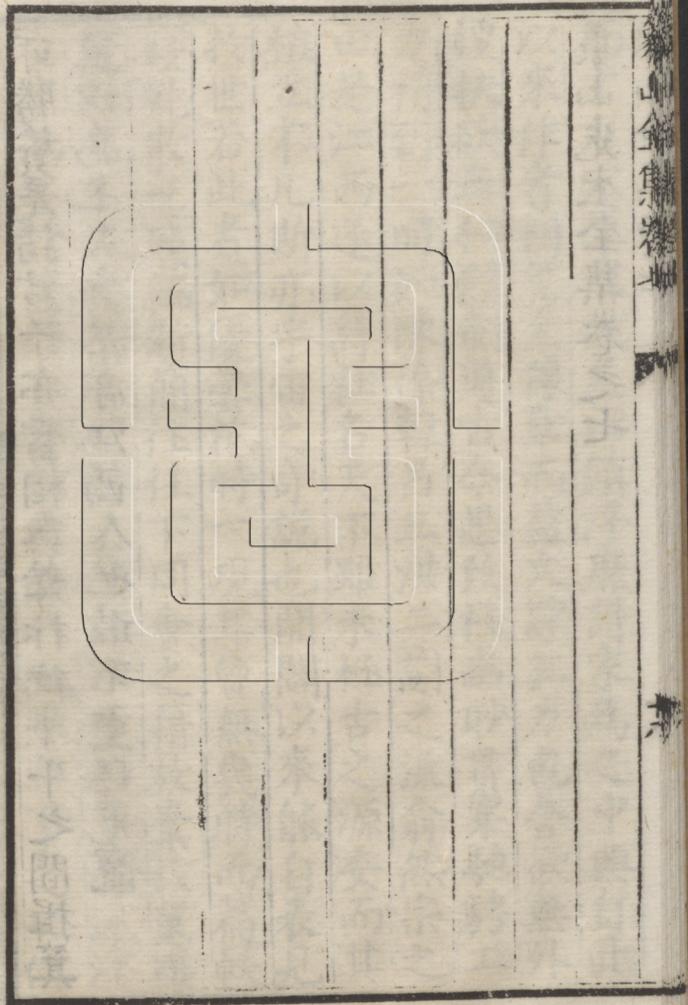
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為之中興自此  
以來作者相望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包含欲無外  
搜抉欲無秘體制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  
力精到一時如陳徐韓呂三洪二謝之流翕然宗之  
由是江西遂以詩社名天下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  
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  
於世若此者如優曇花時一現耳曾無幾時而篇帙  
寢就散逸殘編斷簡往往下國會之籍放棄於鼠壤  
醬瓿豈不悲哉網羅搜訪出隋珠和璧於草莽泥滓  
之中而登諸篋櫝干霄照乘神明煥然執事之功何

可勝贊是諸君子亦當相與舞抃於斗牛之間揖箕  
翼以為主人壽某亦江西人也敢不重拜光寵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七

象山全集卷之七

七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八

書

與張春卿

其僭有白事民戶秋苗斛輸斛斗輸斗此定法也常理也撫之輸苗往年惟吏胥之家與官戶有勢者斛輸斛斗輸斗若衆民戶則率二斛而輸一斛或又不啻民其苦之或訴之使家使家以問州家則州家之辭曰二稅之初有留州有送使有上供州家使家有以供用故不必多取於民今二稅悉為上供州家有軍糧有州用有官吏廩稍不取於民則何所取之漕

司每歲有所謂明會米州家每於民戶苗米數內每碩取五斗供之故不得而斛輸斛斗輸斗也使家無以處此遂亦縱而弗問由是取之無藝而暗合斛面等名目不可勝窮辛巳壬午間張安國為太守有陳鼎者為臨川知縣甚賢安國使之領納於是盡取州之軍糧州用俸米等數與漕司明會之數共會之以民戶苗數計之每碩加五斗而有餘不問官民戶與更胥之家一切令二斛輸一斛謂之加五令官斗子上米民戶自持斛槩見請槩量不得更有斛面百姓皆大驩呼大為民戶之利張陳既皆滿罷後來不復

能守其法於二斛輸三斛之上又寢加斛面民益以為困乙未丙申間趙景明為太守其與其兄景昭為同年進士景昭極賢舍姪又在郡齋為館客因與景明言輸苗之害且言張安國與陳鼎知縣之法極良但後人不能守耳景明不能不惑於吏言初亦難之以為今日州縣家之用又多於昔時其與景昭舍姪共會州家一歲之用景明懼見底蘊則又不必加五於是謂已詰吏輩今肯令人戶把斛槩矣但今日用度益廣欲更於五斗上加五升耳其與景昭商之以為斛輸一斛五斗五升而使不得加斛面民戶自持

槩則五升之加在民戶亦所不憚於是不復求減民  
果大悅之景明去後有不能守其法則民戶多謁諸  
使家求依趙剛定例令民戶自持槩盪今景明之事  
既遠民戶有不能記憶聞今歲輸苗者取之過者皆  
倍不啻而郡中又反斷民戶爭斛面者民間囂囂今  
幸輸納未畢願有以懲吏胥之姦必寬民力幸甚適  
有所聞乘便亟此布稟不暇修寒暄之敬伏幸台察

與宋漕

僭有白事金谿為邑封壤褊隘無豪商富民生產之  
絕出等夷者稅籍之為緡錢不過以十計聞之故老

往時人煙稀少民皆自食其力畏事自愛輸公先期  
無催期之擾家用饒給風俗醇美歲時伏臘雞豚相  
遺杯酒相歡熙熙如也自建炎紹興以來寢不如舊  
民日益貧俗日益弊比年荒歉益致窮蹙原其所自  
官實病之大軍月椿起於紹興初用兵權以紓急兵  
罷不除因以為額立額未幾有漕使勾君者知其為  
橫歛初無名色行縣之次問邑吏月椿之所從取凡  
以實告者皆得蠲減獨金谿少吏不解事懼吐實則  
有罪輒以有名色對故金谿獨不蒙蠲減月解之數  
為緡錢八百有奇以歲計之當輸萬緡股民之端莫

大於此貪吏並緣侵欲無藝槌骨瀝髓民不聊生縱  
遇循良莫能善後累有賢宰條陳本末祈請蠲除上  
府不察吏胥持之竟不施行今縣宰仁厚愛民甚篤  
佐貳皆賢適值連歲旱傷今歲大旱留意賑恤盡却  
吏胥侵漁之策細民始有生全之望而月解積負無  
所取償復此詢究月椿本末以致祈懇此在縣官特  
九牛一毛耳而可使一邑數萬家免於窮困流離長  
無歎息誠仁人所樂為也况如執事之賢當不待贊  
第以某嘗託契門牆而占籍茲邑當其休戚不敢不  
告某復有管見欲效涓埃比年民力日竭國計日匱

郡縣日窘獨吏胥屬厭耳郡縣積負日加歲增版漕  
監司督之州郡郡督之縣縣督之民吏胥睚眦其間  
轉相並緣以濟其私吏欲日飽而積負自若文移之  
煩追逮之頻賄謝之厚歛取之苛皆此其故也故督  
積負無補於縣官獨足為胥吏賄謝之地以重困吾  
民耳所謂督於民者民豈真有負哉官吏新故相仍  
有若郵置緣絕簿書以益侵盜積負之源實在於此  
督至於縣而無所從取則橫取諸民耳今常賦之外  
奇名異類以取於民如所謂月椿者不可悉數郡縣  
月輸歲供具之版帳盡責版帳之輸猶懼不給彼又

象山全集卷八  
安能輸積負哉鄙語所謂移東籬掩西障或有以積  
負輸者上之人不察欣然以喜不知其非公家之利  
乃吏胥之便也舊者輸而新者積矣善為上者莫若  
舍積負而責新輸則賄謝絕郡縣寬民可以息肩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殆不可謂書生常談而忽之也不  
識高明以為如何是間倉臺守倅皆賢有所建請有  
所施行皆可共事不致有齟齬也聞便稍亟書字有  
塗注處併幸亮恕

與陳教授

敝里社倉目今固為農之利而愚見素有所未安蓋

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  
歲則有散而無歛來歲缺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  
兼置平糶一倉豐時糶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缺時  
糶之以推富民閑廩騰價之計析所糶為二每存其  
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為長積金谿茲歲早處  
頗多通縣計之只可作六分熟敝里今歲得兩偶多  
凡社倉所及皆有粒米狼戾之興僅得二十緡可得  
粟二千碩鄉斗於官為一千碩來歲糶一千碩存一  
千碩為後年之備逐年更糶之可與社倉俱廣為無  
窮之利敝里社倉所及不過二都然在一邑中乃獨

無富民大家處所謂農民者非佃客莊則佃官莊其  
為下戶自有田者亦無幾所謂客莊亦多僑寄官戶  
平時不能贍恤其農者也當春夏缺米時皆四出告  
糴於他鄉之富民極可憐也此乃金谿之窮鄉今社  
倉之立固已變愁嘆為謳謠矣況得平糴一倉以彌  
縫其缺推廣其惠歡舞當如何耶今農民皆貧當收  
穫時多不復能藏塹瀕糴易以給他用以解逋責使  
無以糴之則價必甚賤而粟洩於米商之舟與富民  
之廩來歲必重困矣前所言米價亦准鄉斗所糴之  
價耳今歲之價必下於此則所得米數當加多為利

不細向來梭山家兄嘗陳五利之說於主管陳丈即  
以白之倉臺彛得陳丈書謂倉臺已許可其時家兄  
以鄉間無米可糴故不獲卒請某屬者亦嘗言於倉  
臺但未稟幕中二丈欲望會次及之儻不以為不然  
却幸見報家兄當具稟以卒所請也

二

屬奉教墨竊知平糴之議莫逆於幕中二君子之心  
已遂聞於倉臺倉臺亦既惠許之矣然坐此霖霪稼  
之最良者又有仆泥自萌之患若此雨不止大妨收  
穫稼必重傷民必重困此策無所施矣山間今來稍

有霽色極為之喜方取紙欲以卒請白雲又復如擁  
雪向之乂於是山者以為晴雲固有如此者特未可  
必耳萬一仍雨不解其貽有位者之憂不細矣尚憑  
諸君子之力出秋陽以廓此氛曠山林之人亦庶幾  
一飽之適若得善穫必有可糴而米之多少則繼為  
之請當非所靳第支錢於金谿則恐不可耳金谿素  
無倉臺錢米向來陸倉以歲歎捐二千緡委輩主簿  
於熟鄉糴二千碩為來歲賑濟之備次年所用不多  
餘者儲於縣前倉前歲後山所掌社倉已支八百碩  
矣又遞年倉臺賑卹皆取諸此所存料亦無幾金谿

年來極窘於版帳積負前此蘇宰又重糴趙侯之困  
賄謝供輸大抵誅求無藝如聞錢穀侈用頗多安得  
有見錢可支藉令有之金谿負郭以西率多旱鄉惟  
東西鄉稍熟政宜以責之縣家自為和糴以備來歲  
近郭之用倉臺所乏者非錢也儻得徑就使臺支官  
會或見錢為便錢雖難於掣挈尚可為便兌之計若  
得官會則尤為順便蓋鄉間亦商旅之路可發洩也  
向來社倉趙丈欲行之移文郡縣揭示衢要累月無  
應之者趙丈往往以詢所善或告之以此事全在得  
人苟非其人不如勿為之愈建寧社倉始於朱元晦

魏元履今誠得如陸梭山者為之乃可久耳趙文就  
令詢家兄之意尋卽遣人致書家兄報書許之既而  
某亦得趙丈書雖愚意尚有未安事業已行又以其  
人權之可以不敗亦只復書贊成其事今秋乃再散  
再歛矣適見今倉臺黃丈愛民之心不後於趙故輒  
申其千一之慮以為萬一之補今幕中二君子愛民  
之心不後於陳向來陳主管亦先辱梭山兄以書意  
甚勤至其後梭山兄因得以平糴之法條具五利祈  
於請致今倉使黃丈陳幹所復梭山兄書併往一觀  
亦恐欲携呈倉使與幕中二君子也向來趙丈文移

甚簡今梭山兄并留逐時書問以為根柢陳主管書  
或呈似諸賢後擲示為幸某已作稟創達倉臺紙多  
不欲更續切幸加察

與趙推

黃霸為潁川守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霸為區處曰  
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其  
言遣吏司察事既還而勞其食於道傍為烏所攫肉  
事每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為神史家載其得之之由  
以為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攷後世儒者乃以  
為鉤距而鄙之此在黃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

尤為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則亦豈可多罪今風俗弊甚獄訟煩多吏姦為朋民無所歸命曲直不分以賄為勝負獄訟之間雖有善士臨之亦未必能盡得其情若有志之士欲研究其實豈免用問馬參牛之智愚儒必以鉤距非之則是必使情實不知曲直倒置姦惡肆行不辜無告然後為道耶故愚儒之論害道傷治真實學者必當明辨乎此則正理可得而信也近見王吉州言監司太守不可輕置人於獄蓋獄官多非其人吏卒

常司其權平民一抵於獄唯獄吏之所為箠楚之下何求不得文案既上從而察之不能復有所見矣蓋其詞情皆由於吏卒之所成練前書所謂奏當之成雖使臯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者謂此也今有兩詞各護其說左證疑似簿書契要無可攷據事又有不在簿書契要者則獄中求實之法謂之閃隔假令有二人則隔為二處三人則隔為三處不使之相聞知以吾所疑與其事之節目逐處審問謹思精察要領可以得情者反覆求之若使得在於初詞之外若可據信則必於兩處參審必使有若合符節者乃可

據耳然此事最難若官人盡心却不能防吏卒之姦則吏卒必陰漏其事則官人之智無所施矣故獄訟惟得情為難唐虞之朝惟臯陶見道甚明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為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貴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賁乃山下有火火為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噬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新司理初間甚賢繼而聞之亦無能為重輕足下尤宜謹之

官人者異鄉之人吏人者本鄉之人官人年滿者三

考成資者兩考吏人則長子孫於其間官人視事則左右前後皆吏人也故官人為吏所欺為吏所賣亦其勢然也吏人自食而辦公事且樂為之爭為之者利在焉故也故吏人之無良心無公心亦勢使之然也官人常欲知其實吏人常不欲官人之知事實故官人欲知事實其難官人問事於吏吏效其說必非其實然必為實形欲為實形亦必稍假於實蓋不為實形不能取信官人或自能得事實吏必多方以亂之縱不能盡亂之亦必稍亂之蓋官人純得事實非吏人之利也故官人能得事實為難純以事實行之

為尤難

與蘇宰

賤疾去體皆在所逮記存之及尤重棟又使君好音尚爾遲遲何也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外之所遭有時與命初不足為吾人重輕然君子每因是以自省察故缺失由是而知德業由是而進屯難困頓者乃所以成君子之美也故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古人之處憂患者又豈止如門下今日所遭而已哉願篤信此道日去其非以著其是則終來有他吉矣

二

某往時充員勅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常得寢廢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尚方之賜或庶幾者僅此可少償萬千耳

新天子卽位執事者過聽又復畀之荆門某竊惟為臣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儻尚未罹擯斥得共乃事脫或朝臣一時建請有司失於討論遽施行之而反為民害者亦當用公心循公理為百姓條析以復

于上庶幾盡忠補過之義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承流  
宣化其職任一也而令尤親於民古者即官出宰百  
里上應列宿寄命之責固不輕矣某托庇治下每辱  
眷待之厚苟有所見安可不盡陳於左右以為萬一  
之助哉比者竊見省符責括民戶屯田將復賣之上  
失朝廷之體下為良農之害甚哉計之過也其初出  
監簿陳君初官江西因見臨江之新淦隆興之奉新  
撫之崇仁三縣之間有請佃沒官絕戶田者租課甚  
重罄所入不足以輸官佃者因為姦計不復輸納徒  
賄吏胥以圖苟免春夏則羣來耕穫秋冬則棄去逃

藏當逃藏時固無可追尋及羣至時則倚衆拒捍其  
強梁姦猾者如此若其善良者則困於官租遂以流  
離死亡田復荒棄由是侵耕冒佃之訟益繁公私之  
弊日積陳旣被召為職事官因此陳請欲行責括  
減其租課以為如此則民必樂輸而官有實入此其  
為說蓋未為甚失其初下之漕臺布之州縣施行之  
間已不能如建請者之本旨遂併與係省額屯田者  
一槩責括亦鹵莽矣蓋佃沒官絕戶田者或是吏胥  
一時紐立租課或是農民遞互增租剗佃故有租重  
之患因而抵負不納或以流亡拋荒或致侵耕冒佃

而公私俱受其害陳監簿之所為建請者特為此也若係省額屯田者則與前項事體迥然不同其租課比之稅田雖為加重然佃之者皆是良農老幼男女皆能力作又諳曉耕種培灌之利便終歲竭力其間所收往往多於稅田故輸官之餘可以自給人人自愛其爭先輸公不肯逋負亦優於有稅田者又此等官田皆有莊名如其所居之里則有所謂大嶺莊有所謂精步莊詢之他處莫不各有莊名故老相傳以為元祐間宣仁垂簾之日捐湯沐之入以補大農而俾以在官之田區分為莊以贍貧民籍其名數計其

頃畝定其租課使為永業今里中之老猶有能言

宣仁上仙之年與其月日者歲月寢久民又相與貿易謂之資陪厥價與稅田相若著令亦許其承佃明有資陪之文使之立契字輸牙稅蓋無異於稅田其名數之著於州縣簿籍者目曰省莊計其租入則上而計省下而郡縣皆總之曰苗屯米若干此其與逐時沒官戶絕田產隸於常平而俾之出賣者豈可同年而語哉歷時既多展轉貿易佃此田者不復有當時給佃之人目今無非資陪入戶租課之輸逋負絕少郡縣供億所賴為多有司因陳君之請槩行責括

亦已踈矣漕臺又因有出賣之請此不審之甚者也  
若沒官戶絕田產朝廷何嘗不令出賣惟其不售也  
是以開給佃之門亦所以勸民之耕且使土無曠而  
租無虧也今以租重之故致前數弊議者方建減租  
之策乃不能因而推行之而復為出賣之說可謂失  
於討論矣且官有賣田之名固自不美今固無買者  
假令有買者亦必不能齊一所收之直又安能有補  
於縣官之調度終亦化為烏有耳有司坐析無補之  
秋毫徒使縣官負不美之名憂民如此不亦謬乎謀  
國如此不亦踈乎若復及於所謂屯田者則其失又

甚矣今有屯田者無非良農入戶有資陪之價者令  
有資陪之文立契有牙稅之輸租課未嘗適負郡縣  
賴以供億一旦官復責拈而賣之則有是田者往往  
僅能自給豈復能辦錢以買此田哉縱或能買是無  
故而使之再出買田之價豈不困哉豈不究哉其能  
買者固不百一異時有錢以買者必兼并豪植之家  
也奪良農固有熟耕之田以資兼并豪植之家而使  
之流離困窮啣冤茹痛相枕藉為溝中瘠此何策也  
版曹之勘當都省之符下皆不復究其本末其事益  
熾其害易滋陳君之請不過三縣者符之下計臺之

奏遂及三郡版曹勸當則又適於一路且其施行與其建請本旨絕相皆違真所謂字經三寫烏焉成焉失今不救又將遍於天下矣假令有成命有司苟知其非猶當各守其職而爭之况今未成命豈可坐糜紙札徒嚴期會滋吏姦以擾良農安視下民之困以成執事者之過計哉門下平日愛民如父母憂民如疾疢今誠為之深究其本末詳計其利病陳之上府列之計臺焉聞于朝俾寢其議以便邦計以安民心此必門下之所樂為也胥吏之計方將並緣以招賄謝必不樂此諒仁人君子之心惟恐不聞吾民之疾

苦政令之利病必不以吏胥之謀而易天下之至計某雖不能周知一邑之版籍以所聞見計之此邑之民耕屯田者當不下三千石以中農夫食七人為率則三七十二一當二萬一千人撫萬家之邑而其良農三千戶老稚二萬一千一旦失職凜凜有破家散業流離死亡之憂也豈仁人君子之所能忍視而不為之計者今方收穫春榆之時誠得亟為剡牘而其文書期會姑遼緩之以煩後庚之命使慮憂之偏不轉為權心慘悽怛悍散為和氣而謳歌鼓舞溢於田畝遍於塗巷不亦休哉此非有缺於供輸損於調度

決不至以此獲罪於上府計臺也仰恃愛念敢布腹  
心

三

如聞徒御戒行將如郡邸豈黃堂將大行寬恤之政  
以厚吾民之力為國家培固根本為萬世不拔之基  
耶撫字心勞催科政拙此陽道州所以為當世大賢  
而史家載之以為美談者天以斯民付之吾君吾君  
又以斯民付之守宰故凡張官置吏者為民設也無  
以厚民之生而反以病之是失朝廷所以張官置吏  
之本意矣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朝廷

官府之用固當野人供之今賦輸之法斯民所常遵  
而不違也違而不供民之罪也官從而督之理之宜  
也為守宰者固不可以託催科政拙之言而置賦稅  
之事一切不理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必指  
簿書期會為非吾所當務此乃腐儒鄙生不聞大道  
妄為繆悠之說以自蓋其無能者之言也今簿書不  
理吏胥因為紊亂為長吏者難於稽考吏胥與姦民  
為市使長吏無所窺尋其蹤迹此所當深思精攷覈  
其本末求其要領乃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  
簿書齊整明白吏無所容姦則姦民懼而弊事理良

民下戶畏事之人不復被擾矣若循理而治賦輸又  
不能寬上府之督責則致為臣而去豈不甚公甚正  
甚榮甚美哉有如丈夫大鄉之賢善類所宗亦必甚  
慰其意以為吾有賢子不愧於陽道州矣世間富貴  
何限往往與草木俱腐其能自拔而與陽道州儼駕  
於方冊者幾何人哉若曰今不得已且屈吾平日之  
志為苟免之道非某之所聞也吾人要當求師於往  
聖昔賢有識君子不可聽計於吏胥吏胥者吾之所  
御豈可反入其籠罩之中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八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九

書

與王謙仲

某違遠誨言三換歲矣區區瞻企何可云喻去冬拜  
手翰之辱大義煥然豈勝慰沃江鄉何幸得大賢出  
鎮然自朝廷而言則輕重緩急亦已舛矣明天子注  
倚豈其或疾執事者之不便計必出此亦識者之所  
前料殆無足恠獨陰氛重重殊未廓清葵藿之心不  
能不為大明惜之心去冬不願着足鬧籃只欲休去  
歇去之語尤非所望竊料執事此蔽未能遽解則此

行殆為私便某占籍江西以私言之亦惟恐彼人之計有所不行也開府用何日傳聞下車十連胥慶此非尺牘虛辭也元晦聞已起行入奏事江西可謂德星聚也某去夏拜書後不旬日即有仲兄子儀之喪秋初又哭一殤子乃將為先兄子壽後者薄德鮮祐如此舊有拙疾哀苦中大作幾至於斃臘月頓愈今頑健復如去春時矣鄉人彭世昌新得一山在信之貴溪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唐僧有所謂馬祖者廬于其陰鄉人因呼禪師山元豐中有僧瑩者為寺其陽名曰應天寺廢久矣屋廬毀撤無餘故址埋於荆

榛良田清池沒於茅蒿彭子竭力開闢結一廬以相延去冬嘗一登山見其隘復建一草堂于其東山間亦粗有田可耕社日後携二息偕數友朋登山盤旋數日盡發茲山之祕要領之處眼界勝絕乃向來僧輩所未識也去冬之堂在寺故址未愜人意方於勝處為方丈以居顧視山形宛然鉅象遂名以象山草堂則扁曰象山精舍鄉人蓋素恨此山之名辱於異教今皆翕然以象山為稱故侍郎張南仲之居寔在山下南仲諱運其諸子鄙徙居鄱陽其諸姪咸在故里皆尊尚儒術舊亦多遊從者彭世昌極貧開山之

後諸張實欣助之其經營之初亦張為之地今張氏子弟咸來相從一家結廬於東塢之上比方丈為少高名之曰儲雲茲山常出雲雲之自出常在其高故也一家結廬於前山之右石澗飛瀑縈紆帶其側因名曰佩玉相繼而來結廬者未已未及名也方丈簷間層巒疊嶂奔騰飛動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爭竒競秀朝暮雨暘雲煙出沒之變千狀萬態不可名模兩山迴合其前如兩臂環拱臂間之田不下百畝沿流而下懸注數里因石賦形小者如線大者如練蒼林陰翳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挾冊其間可以

終日東山之崖有繙經石可憇十許人西山之崖有歇石可坐五六人皆有蒼松蟠覆其上其下壁立萬仞山之陰有塵湖在其巔天成一池泓然如鑑大旱不竭可以結廬居之自塵湖而北數山之外有馬祖庵其處亦勝有風洞有浸月池有東壠有樺木壠有東西塢有第一峰凡此皆舊名嘉者此山大勢南來折而東又折而南其高在西北堂之西最高九峰聯絡如屏名曰翠屏其上皆林木也北峰之高者如蓋可以登望南望羣山益遠溪谷原野畢露東望靈山特起凌霄縹緲如畫山形端方廉利吳越所未見有

也下見龜峰昂首穹背形狀逼真玉山之水蓋四百  
里而出於龜峰之下略貴溪以經茲山之左西望貌  
姑石琵琶諸峰峭崿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  
者間見山麓如青玉版北視上清仙巖臺山僅如培  
塿東西二溪窈窕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迤然地勢  
卑下夷曠非甚清徹嘗沒於蒼茫煙靄中矣彭世昌  
去冬亦嘗至無為求見挾梭山之書聞治行之忙不  
及瞻望今已息肩共學耕於此矣此公志向不肯碌  
碌人皆謂之狂生然其平生所為甚異流俗為私者  
嘗少而為義者嘗多惜其前日不甚得從師友擇之

未精耳自此當有可望

二

彭世昌歸適領教翰專人荐至連奉好音慰浣何可  
言喻時事一新陰氛頓釋良心之所共快繼是而無  
以新之則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誠如來教前月之  
雨霽霑連日山溪暴漲平野渺如湖海積年所無幸  
不甚為害水落之後禾黍暢茂倍於常歲旬日更得  
一雨早田十分成熟矣陂池皆有蓄水縱有秋早晚  
稻亦有可救不至如去年也江西之民當藉大府之  
德而望一穩矣近聞饒之浮梁負郭一寺中井泉湧

溢而地陷漂廬浮尸不可勝數水後舟行者見沿流居民收積漂材往往如堵所敗傷不少矣如聞臨江筠袁亦有水患大府當知其詳今風俗積壞人材積衰郡縣積弊事力積耗民心積搖和氣積傷上虛下竭雖得一稔未敢多慶如人形貌未改而臟氣積傷此和扁之所憂也比日所去之蠹可謂大矣燮調康濟政爾惟難非君臣同德洞見本末豈易言此海內之責當有在矣願得從容以究此意不啻飢渴秋深佳天氣當求一扣亟次第恐前此促召亦賴遣介相聞告以起行之日水陸所由定當前途求一見耳善

政日有所聞聞夏稅甚便於民恨未知其詳秋苗利病想已討論甚悉為郡者只能於此二節去其害而致其利則及物已廣矣某去冬有與宋漕劄子言金谿月椿惜其不及施行謾錄呈倘有餘力及之幸甚

與錢伯同

不訊記漕又復逾時然蚤作晚寢渴飲飢食皆涵泳邦君之澤尺牘踈數尚奚足言荆公英才蓋世平日所學未嘗不以堯舜為標的及遭逢神廟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獨其學不造本原而悉精畢力於其末故至於敗去古既遠雖當世君子往往不

免安常習故之患故荆公一切指為流俗於是排者  
蜂起極詆訾之言不復折之以至理既不足以解荆  
公之蔽反堅神廟信用之心故新法之行當時詆  
排之人當與荆公共分其罪此學不明至今吠聲者  
日以益衆是奚足以病荆公哉祠宇隳敗為日之久  
莫有敢一舉手者亦習俗使然耳執事慨然而一新  
之非特見超卓其何能如是比得倅車書謂執事欲  
以記文下委不覺喜溢支體蓋茲事湮鬱深願自是  
一發舒之遣人臨存適越在他境不即奉荅姑以此  
謝緩報之罪記文尚遲旬日當成就其說馳納求教

二

居山逾一甲子益飽雲山之變飯稻羹魚無復在陳  
之厄籍在宏矣茲山之勝尤在瀑流東有磔潭西有  
半山磔潭不下玉淵半山可亞卧龍精舍之前兩山  
迴合又自為一澗垂注數里噴薄飛灑於茂林之間  
一曰風練二曰噴玉三曰翻濤四曰踈珠五曰冰簾  
六曰雙練七曰飛雪木石自為階梯可浴以觀兩崖  
有蟠松恠石却略偃蹇隱見於林杪時相管領令人  
忘歸日與二三子詠歌其間懷吾賢使君之德何有  
窮已故亦樂為執事道之王弱翁力斟於綠尊紅妓

安能作字哉文公祠記某當併書之遲旬日納去

### 與楊守

鄉邦凋弊方深游釜之憂遽得賢師帥振起而撫摩之欣幸之私不在田夫野老之後矣屬者修敬數獲款晤深慰積年傾渴之懷至蒙禮遇之寵每踰涯分尤深感作抵家欲具謝尺紙以不敏因循迨今然文華日勝情實日薄此後世公患吾人相與以信義苛文非所計故不敢深以自訟謀惟高明必不以是督過之某此月七日始得束書登山九日始遂達山房金谿與饒之安仁信之貴溪為隣二境皆有盜賊之

患金谿獨不然相去跬步之間事體便相遼絕晉國之盜逝奔于秦乃今見之賢使君之效乃如此是事乃得之親見非傳聞也金谿今歲旱處亦多通縣計之可作六分熟敝居左右獨多得雨頗有粒米狼戾之興但前數日南風亦頗傷稻目今雨意甚濃此去却要速晴以便收穫萬一成積雨則又有可憂者切窺賢者用心未嘗不在於民不敢不告近日頗從倉臺需糴本為平糴一倉以輔向來趙丈所建社倉其詳教授知之得就渠索某劄子一觀幸甚

教之緒餘不勝降嘆從容平易惟理是求稽諸前古  
千載一轍周道之衰民尚機巧溺意功利失其本心  
將以沽名名亦終滅將以徼利利亦終亡惟其君子  
終古不磨不見知於庸人而見知於識者不見容於  
羣小而無愧於古人俯仰浩然進退有裕在己之貴  
潤身之富輝光日新有無窮之聞其視懷璧負乘之  
人何啻蚊蚋蟻虫哉三復來貺益厲此心敢悉布之  
永以為好惟執事終惠顧之

三

違遠色笑脩爾經時洽聞謳謠益用鄉德某自省事

以來五十年矣不知幾易太守其賢而可稱者惟張  
安國趙景明陳時中錢伯同四人殆如晨星之相望  
可謂難得矣今執事臨之又光於諸公邦人何幸雖  
然屬者郡政不競已甚積弊宿蠹殆難驅除猾吏豪  
家相為表裏根盤節錯為民蠹賊質之淳黠勢之強  
弱相去懸絕本非對偶吏胥居府廷司文案宿留於  
邦君之側以閒劇勞逸嘗吾之喜愠以日月淹速嘗  
吾之忘憶為之先後緩急開闔損益以蔽吾聰明亂  
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擁高貲厚黨與附會左右之  
人創端緒於事外以亂本旨結左證於黨中以實偽

事工為節目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說吾以異鄉之人  
一旦而聽之非素諳其俗而府中深崇閭里之事不  
接於吾之目塗巷之言不聞於吾之耳被害者又淳  
厚柔弱類不能自明自達聽斷之際欲必得其情而  
不為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其情彼尚或  
能為之牽制以格吾之施行吾斷之速則文踈事漏  
而無以絕其辭吾求之詳則日引月長適以生其奸  
况其是非曲直之未分而常有以貳吾之心疑吾之  
見變亂其事實而其情亦未易得也一墮其計奸惡  
失所畏善良失所恃矣豈不難哉善惡之習猶陰陽

之相為消長無兩大之理一人之身善習長而惡習  
消則為賢人反是則為愚一國之俗善習長而惡習  
消則為治國反是則為亂時之所以為否泰者亦在  
此而已開闢以來羲皇而降聖君賢相名卿良大大  
相與扶持封植者善也其所防閑杜絕者惡也明明  
在上者明此而已九存天上有明之至也象曰君  
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傳亦有之為國家者見惡  
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蕪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  
植則善者信矣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  
乎使夫子生今之世為今之吏亦豈遽使人無訟哉

易有訟卦其來久矣不能無訟豈唯今日若其聽訟之間是非易位善惡倒置而曰自有使人無訟之道無是理也舜之受終必派其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而後天下咸服夫子之得魯政必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而後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鎮氏出其妻鎮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者不豫價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必使無訟之道當於聽訟之間見之矣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其存心也與後世苟且以迹吏責鈎距以立威者

豈可同年而語哉舉斯心以加諸彼使善習日長惡習日消惡者屈善者信其無訟也必矣蒙照知之素輒效區區以裨萬一

與黃監

某切見鄉來趙丈舉行社倉敝里亦立一倉委梭山家兄主其事某頗有所未安者昨亦嘗稟聞愚見以為莫若為平糶一倉以輔之乃可長久平糶則可獨行社倉未必可獨行也社倉施於常熟鄉乃可久田不常熟則歉歲之後無補於賑卹平糶則豐時可以受農民之粟無價賤傷農之患歉時可以摧富民閉

廩騰價之計政使獨行亦為長利今以輔社倉之所  
不及而彌縫其缺又兩盡善矣其詳已嘗託陳教授  
布稟

與林叔虎

叔虎才美試於一縣真游刃有餘地矣顧其志義文  
采鬱未盡施行且觀騰驤耳學宮之壯恨不得卽一  
拭目記文見委義當效力第非倉卒所能成耳去冬  
為陳貴溪作重修學記謾往其刻一觀向為仲權作  
宜章學記莫曾見否今竟未刻豈其有不當仲權之  
意者耶近觀仲權所向亦有可念者淳叟身後事亦

粗辦然極可憐晚節與仲權正已為莫逆友死者已  
矣生者顧未知其所終又可憐也壽夭貧富貴賤皆  
不足多為學者道古之聖賢如關龍逢之誅王子比  
干之剖心顏閔之夭疾孔孟之厄窮至今煌煌在宇  
宙間庸何傷哉某去年春尾在山間聞伯蕃姪訃以  
歸親舊家庭撫棺視窆之役相尋以卒歲今猶有姪  
婦之喪未塋然更閱涉歷此道益明益不敢不勉數  
年間書問文記頗多不能盡錄令小兒錄經德堂記  
往此文頗有補於吾道荆公祠堂記刻併往此是斷  
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刻中

第六行內義當與之戮力字下脫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九字好議論字下羨人一字若令人寫出增損而讀之乃無遺恨當時錢伯同託弱翁書弱翁臂痛不能書伯同逼替復送來某自書恃有前本碎紙寫去偶有此脫羨伯同恐是意欲增損遂依後本刻至今不滿後當更書小本叙此曲直跋其後置諸壁間也與晦翁往復書因得發明其平生學問之病近得盡朋友之義遠則破後學之疑為後世之益若夫志卑識闇居斯世為斯世之徒固不足以論此長沙胡季隨乃五峰之幼子師事張南軒又妻其女南軒沒

後又講學於晦翁之門亦嘗至臨安相聚此人操行甚謹慤志學亦甚篤但學不得其方大困而不知反去年亦有書來此今錄所答渠書併所復陳漕君舉書往世固有其心為小人者此無可言矣有不肯為小人而其心為常人者又未足言也有不肯為常人而墮於流俗中力不能自拔又無賢師友提掖之此可念也又有非其力不能自拔其所為往往不類流俗堅篤精勤無須更閒暇又有徒黨傳習日不暇給又其書汗牛充棟而迷惑浸溺流痼纏綿有甚於其心為小人其心為常人者此豈不重可憐哉上古聖

賢先知此道以此道覺此民後世學絕道喪邪說蜂起熟爛以至今日斯民無所歸命士人憑私臆決大抵可憐矣而號稱學者又復如此道何由而明哉復晦翁第二書多是提此學之綱非獨為辨無極之說而已可更熟復之

與陳君舉

丁未之冬失於一見尺書往復莫遂輸寫比年山居益左知舊消息往往闊絕徒積傾馳遣人臨存辱以書幣備承近日動息慰澆可量以尊兄之才之美下問之勤懇然情實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尤

用降嘆世習靡敝固無可言以學自命者又復封於私見蔽於私說却鍼拒疑厚自黨與假先訓剗形似以自附益顧不知其實背馳久矣天以是理界人而舉世莫任其責則人極殆不立矣永思及此益切悼懼忘其驚蹇以自效竭此某所不敢不勉著大公以減私昭至信以熄偽非尊兄尚望誰老矣之論未敢聞也傅子淵已至衡陽得其書謂亦已相聞矣子淵人品甚高非餘子比也劉淳叟前月初冒暑歸自臨江病痢踰旬竟不起可哀可哀此郎年來避遠師友倒行逆施極可悼念春夏之間適有困折某近抵城

闡見其卧病方將俟其有瘳大拯拔之不謂遂成長  
往念之尤用傷歎淳叟正已初向學時自厲之意蔚  
然可觀鄉里子弟因之以感動興起者甚衆曾未半  
塗各有異志淳叟歸依佛乘正已暮用才術所託雖  
殊其趣則一此其為蔽與前所謂以學自命者又大  
不侔矣正已比來相與禮貌然視其朋游觀其文辭  
驗之瞻視容色以考其指歸未之有改此尤可念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九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

書

與李成之

某去冬距對班數日忽有匠丞之除王給事遂見繳  
既而聞之有謂吾將發其為首相瓜牙者故皇懼為  
此抑可憐也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必務  
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弊  
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有窮已及君心既格則規模  
趨鄉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羣陰  
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復汗人牙頰哉鄉來面對粗

陳梗槩明主不以為狂而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以  
低回之久者欲俟再望清光輸寫忠蘊以致臣子之  
義耳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  
哉

二

李尉處附至三月晦日書發讀慰浣之極別紙尤見  
情實歷述病狀可謂自知之審矣為仁由已而由人  
乎哉奮拔植立豈不在我若只管譏評因循不能勇  
奮特立如官容奸吏家留盜虜日積憂患而不勇於  
一去之決誰實為之今幸尚知其為奸盜而患苦之

護惜玩愒之久寢以習熟便安之未必不反以為忠  
良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豈獨為國而然為家為身  
蓋一理也願精思深察致一日克己復禮之力當有  
勿憂宜日中之快矣

與應仲寔

向自使華在江東時草草具復來貺尋拜數字附鄉  
里士人以行而執事移帥南服之命已下用不果達  
其時某適至隆興在翠岩洪井間得聞從者至止亟  
還城下則祭戟又南矣甚為悵然屬嘗於復澹臺書  
中寄意語次亦曾及之否蒼梧舜迹所及交趾合浦

九真日南為郡古矣粵自翠華南波更為近服班宣  
之任類皆名儒重臣間者猶以簿書遺策米鹽末務  
仰勤冕旒南顧之憂官人之難乃如此茲焉帥閩暫  
屈明賢此其加惠嶺海之民可謂至矣撫柔安輯當  
有餘地遠方知方興於禮義此其時也漕臺心事萃  
萃伏想相得甚歡金蘭之誼於是更有證健羨健羨某  
往歲亦蒙誤恩早壘荆門尚遲餘教以迓大庾區區  
近况有鄙文數篇公餘過目可槩見矣去年秋冬又  
兩通晦翁書然前說且倚閣矣

與張季海

久欲詣謁坐此塗潦政爾未遂缺然斯懷金谿西北  
并臨川處率多旱田耕必三鋤秋乃可望常歲及今  
再耜挾矣今阻寒凍曾未舉趾農者凜然有無年之  
憂雷先啓蟄泉源已動泉之盛一甲子而止動早則  
及夏淺動晚則及夏深泉與雨澤亦相表裏故動早  
早徵動晚稔徵今先啓蟄而動則不及夏矣比年貨  
泉日縮民生日貧穀價雖廉往往乏食重以冬春仍  
雪積雨畦塗隴敗無所施力困亦劇矣霖霖未止為  
之柰何浦城小寇幸已成擒警候之事尤非今日所  
能堪也邑民以公事至廷者莫不稱頌賢德而游談

之士徃徃以聽信百石為疑雖其無根不足深據然形似則有以致之更惟加察

二

久以道濶不遂徃見既望常作一紙以致區區尋以少霽欲留面剖又不果達今併徃一觀新宰既不果來吾邑遂可以久被賢者之澤向來不作久計深為足下不取古人於事無小大無久近其處之一也居一日亦當盡吾道學絕道喪所從來久矣放利而行者滔滔也此輩與主簿論喻義喻利之說語次曾及之否弊邑之陋風俗未還於正所幸主簿意向甚美

第未甚更歷耳外此不復有正人區區亦不能不為左右深慮要當卓然以古人自期憫惻流俗如失心者而後能無所陷溺人患無朋友無聞見與其親不正之人聞不正之言則寧其無也若見不賢而內自省擇其不善者而改之則皆吾師也

與張元昂

比方得向來論事之書張權因造簿正其宿弊此固當然比復使君書固是之矣若創征之事此甚不可足下之辯殆類冉求之辯伐顓更金谿陶戶大抵皆農民於農隙時為之事體與番禺鎮中甚相懸絕今

時農民率多窮困農業利薄其來久矣當其隙時藉他業以相補助者殆不止此邦君不能補其不足助其不給而又征其自補助之業是奚可哉初甚駭聞茲事繼而聞其說出於沈尉卽悟其為此謀之人豈能有補於調度若其傷邦君之政體不復可得而文飾矣沈生小子本無知識豈恤州郡豈愛邦君豈念小民獨為挾私者所嗾耳所重可惜者遂使賢使君為挾私之人所役而足下又代挾私者為辯此人之術何其如此之高乃能挾一邪說以役二賢者又重可恠也今未知已如何施行正宜及其未深有以改

之無為此人所笑

與黃康年

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斯須不順是謂不敬雖然已私之累人非大勇不能克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豈直推排而已哉縱使失於警戒舊習乘之當其思之覺之復之之時亦必大勇而後能得其正也願益勉之

與胡無相

惠書憂憫俗學傷悼邪見深中時病惟是推許過盛  
非所敢承劉定夫得數日之款張誠子迫試期不及  
一見但得訊去回日見過定夫亦約早晚登山山間  
朋友近多讀尚書上古道義素明有倡斯和無感不  
通只是家常茶飯今人既惑於利祿又蔽於邪說見  
說此理翻成特地豈不可憐哉

與朱益叔

區區之學不能自己朋儕相課亦謂月異而歲不同  
每觀往年之文其大端大旨則必有定論至今不易  
若其支葉條目踈漏舛錯往往有之必加刪削乃可

傳也向在朋友間時見所傳鄙文亦有全偽者此尤  
不可不知也開歲合拜當究其說學絕道喪私說詖  
論充塞彌滿朋友講貫未能符合其勢然也然至當  
歸一精義無二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此孟子之至  
言但詠歌伐木之篇緝熙其事終必有無間然者矣  
與路彥彬

得函教又辱以盛製文盛意勤顧何以當雖然似有  
未相曉者義不敢不宣達於左右竊不自揆區區之  
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平日拳拳於左  
右者豈徒以親戚之故哉古人纓絕肘見不以為病

累日不火食歌聲若出金石或者未能深信與信之而未濟登滋則茲當挾轅推轂以相從於康莊也若金錢穀粟之惠遺非某之任也聚族之衆終歲之計未免於飢歲日索公堂米無毫髮補助亦以事有大於此者未敢任此責也得時行道固吾人分內事然與世俗羨慕富貴者天淵不足論也來詩似未免俗意尤非所望非高明亦不敢直言如此

與涂任伯

來喻勤勤大槩謂來學者未必可語而有耗氣勞體之患此誠足下愛我之心也雖然足下顧未知自愛

安能愛我哉比數得與足下接語此邦之士惑焉者甚衆進而效說者亦不少矣大抵皆是何足與言仁義之意然稠人廣坐其意蓋不皆如是也其意如是者必其不知自愛者也其意不如是者必其知自愛者也今足下之言乃與其不知自愛者若合符節此吾所以甚為足下不取也素問之書乃秦漢以後醫家之書託之黃帝岐伯耳上古道純德備功利之說不興醫卜之說亦不如是比見足下好誦其言特素未講學不知其非耳其氣稟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溫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今年過半百

雖少加衰於壯時然以足下之盛年恐未能相逮也  
何時合并以究斯義

與董元錫

元錫舊常有向學之意而中自畫每切念之無由奉  
達今因此輒致區區幸少垂聽往訓中言小人者甚  
多不可一槩觀小人字雖同而其所指乃有相去天  
淵者論語所謂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又曰言必  
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又如尹士既聞孟子之言  
則曰士誠小人也此等則是學不至道而囿於私見  
不能終從其大體故謂之小人易曰小人不耻不仁

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此則氣質乖戾姦  
儉凶惡之小人也治世盛時若不格面從化則刑戮  
之所不貸此兩者善惡雅俗汙潔之辨如雲泥矣元  
錫平時喜事好修何至為由後之小人哉若由前之  
小人則恐非元錫之所能及今流俗不學之人而其  
質不至於不耻不仁不畏不義又不得陶冶於先聖  
王之教方憑其私意自以為善此則是俗人不得謂  
之士不得謂之儒此輩必不能如尹士自知之明也  
然俗人中氣質又有厚薄輕重大小平時所惜於元  
錫者為其氣質偶不得其厚重者故不能自拔於市

井之習又輒憑之以妄議人之長短所見日陋如來  
書所謂讐卽陋見也知已之說亦陋然吾能化陋以  
為廣大請借元錫知已之說而言之元錫誠欲求知  
已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但恐元錫怕逢知已耳元  
錫誠能不安其舊惟新是圖則本心可以立復舊習  
可以立熄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誰得而禦之

與倪濟甫

聞不就程試決計登山甚為之喜壽翁寄示中秋分  
韻尤用嘉歎天宇澄澈月華晶瑩頻年未有如此夕  
者老子於此興復不淺是夕月午啓門相半東望茲

山亦念不負此月者在諸賢爾自昭明德何必是夕  
造次顛沛莫不當然涵泳存養計當日新山翁在此  
濟甫之來不當遲遲也

與黃彥文

寵示盛製詞典句老動有稽據非近時後生所及深  
用降歎下問求益之意如川方至此尤不可及然有  
如耆德所進當在文字之表則所謂真訣在其中矣  
恨行役匆匆未得從容以究其說尚冀快誦屈子覽  
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之句以厲益壯之志當  
刮目以俟

與劉志甫

趙仲聲還得書讀之渙然深用慰懌順伯與足下相繼入用府亦前時所無求外想亦未容遽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交游間氣質不至扞格者當日有麗澤之益此其為進德之驗甚著馮傳之氣稟恢然當今難得所當共愛惜之向來相聚失於懶散不曾與之啓其大端去歲嘗有一書勉之近得其書殊覺其邈然不相入深為惋惜志甫尚能致力於此乎今錄向來書藁去若致力切磋庶有其端也近與

春伯一書痛箴其陋習膏肓能索觀之為佳道之行不行固天也命也至於講明則不可謂命也知言者亦何必俟其效之著而知其所到哉此心本靈此理本明至其氣稟所蒙習尚所桔俗論邪說所蔽則非加剝磨切則靈且明者曾無驗矣

與邵叔誼

教以向來為學本末又加詳於前日所聞甚幸但叙述愚言處則盡失其實便須認為已物一句尤害義理誠如此可謂罪人處矣前來所說猶是竊盜此舉遂為強盜為強盜而不讓豈可容於世哉初一再見

時頗覺左右好隨卽為數語述所聞每乖其實既得  
旬日浹之款意必已悟前非不謂又作此等語乃復  
甚於初時此卽病證之大者失今不治必為痼疾豈  
更可言為學哉此心苟得其正聽言發言皆得其正  
聽人之言而不得其正乃其心之不正也一人言之  
衆人聽之使衆人各述其所聽則必不齊非言者之  
異也聽者之異也來書之至此間友朋觀之皆駭而  
問曰何為有此言因答之曰是非吾言也邵棧宜之  
言也某屢言先立乎其大者又嘗申之曰誠能立乎  
其大者必不相隨而為此言矣屢言仁以為己任又

嘗申之曰誠仁以為己任必不相隨而為此言矣蓋  
後世學者之病多好事無益之言假令記憶言辭盡  
無差爽猶無益而有害况大乖其旨盡失其實邪向  
來造見對語移時初間頗覺左右之心不能無餒既  
而發明此理稍相切磋殊覺小快及再相見接語之  
間已覺非復前日矣是後相從雖累日衆中泛語終  
不得獨相叩問茲得來示方知窒塞如初此乃向來  
不得真實師友講貫傳授類皆虛見空言徒增繆妄  
今能盡棄前非務明正理則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誰  
得而蔽之某前書所以相勉者可謂至矣幸復熟而

究切之也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然其辭氣窘束或恐可療也某復書又加明暢併錄往幸精觀之

與江德功

蒙示晦翁書敬領回書徑自此遣往矣副本錄在邵叔誼處可索觀之白白長長之言是古人辯論處非用工處言論不合於理乃理未明耳非誠意之罪也與曾宅之

十日朋舊書問至多向所惠書卒難彛檢其時復書亦無草藁今皆不能記憶來書謂某嘗有文義溺志之戒某平時與朋舊講貫不敢泛為之說大抵有所

據而後言若誠有是是必據來書而言之耳亦略記得曾有一卷粘紙數幅寫前輩議論十數段於後註所見與所疑又各空其後以俟某之說此豈非吾友所示耶記得當時看畢甚喜其有志於學亦甚惜其學未知方亦嘗以示一二朋友因謂之曰此人氣質志向固不碌碌但未得親師友胸中雜然殊未明本末先後之序今千里寓書紙筆之間豈能遽解其惑且當示以讀書之法使之無徒耗其精神後日相見當有可言耳亦略記回書大意謂讀古書且當於文義分明處誦習觀省毋忽其為易曉毋恃其為已曉

則久久當有實得實益至於可疑者且當優游厭飫以俟之不可強探力索後日於文義易曉處有進則所謂疑惑難曉者往往渙然而自解却不記得有溺志之辭此後枉問得備錄前後書辭見示庶有據依也近見所在友朋多有好理會文義及不通者蓋不知學當有師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此其理也誠得其師則傳授之間自有本末先後不使學者叢然雜然費其目力耗其精神而無所至止也此說要非相見不能究秋涼能一來乎先兄平日無甚著述惟有往來論學之書中間編次未

就後日垂訪當共讀之也

與周元忠

積雨遐想風練飛雪之壯甚願與諸公繙經其間以俟王芝之茂倘有意於此何以期為霽日媚景晴雲絢文此吾命駕時也今日平分一春羲和會當少出幽險緩轡天衢照歸吾徒成此盛集

與詹子南

日享事實之樂而無暇辨析於言語之間則後日之明自足以識言語之病急於辨析是學者大病雖若詳明不知其累我多矣石稱丈量徑而寡失銖銖而

稱至石必謬寸寸而度至丈必差今吾但能造次必  
於是顛沛必於是勿忘勿助長則不亦樂乎又何必  
紛紛為大小之辨也

二

廖倅處送至四月二十四日書發讀甚慰馳系用力  
不懈無他疑惑甚善甚善此心至靈此理至明要亦  
何疑之有然又以無疑為疑是未能無疑也事理有  
未明則不容不疑思索之問辨之則疑有時而釋矣  
疑亦豈足願哉今既曰無疑矣乃以無疑為疑何哉  
願速更之母滋其惑二包至此久矣今皆歸其家約

秋間復來顏子堅既已去髮胡服非吾人矣此人質  
性本亦虛妄故卒至於此育王有一僧曰祖新姓趙  
字日新其為僧非本志質甚穩實亦有復衣冠之志  
曾識之否得來書亟作此託廖丈附便奉達不能多  
具

與吳顯仲

得書承比來履用佳適進學不替為慰來書見喻所  
學仍見敏道說頗以藝能不如人為憂此甚非也當  
書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弟一章併子夏賢賢易色  
一章於几案間朝夕觀省以改前過讀書作文之事

象山全集卷之十  
十一  
自可隨時隨力作去才力所不及者甚不足憂甚不足耻必以才力所不可強者為憂為耻乃是喜誇好勝失其本心真所謂不依本分也看顯仲氣質本自質朴淳實何故如此但自依本分朴實頭作箇  
求正於人有所疑  
不去亦且隨見在有  
何不可但頻頻看前兩章書便自不至顛倒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

象山先生全集卷十一

書

與朱濟道

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隱遁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順此理而無私焉耳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孟子曰先立乎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人惟不立乎大者故為小者所奪以叛乎此理而與天地不相似誠能立乎其大者則區區時文之習何足以汨沒尊兄乎賢郎志向極可嘉向來供課想甚富此非不足也得勉之讀古書以涵養

此志幸甚

二

向辱惠書諸兄諸姪傳玩贊歎不能去手比之今此書辭反如二人甚愧前日簡忽不能悉意盡誠以相推挽遂使尊兄不能勇去餘習尚此遲回然詩却甚佳詩意書辭亦不相似詩只兩句便說盡了後兩句却成剩語文理頗不相紹續今欲易後兩句兼易前二字固不能出尊兄之意但稍次其文耳此理於人無間然昏明何事異天淵自從斷却閑牽引俯仰周旋只事天尊兄平日只被閑牽引所以不能自立今

既見得此理便宜自立此理即是大者何必使他人明指大者既見此理此理無非何緣未知今是此理非可以私智揣度傳會若能知私智之非私智廢滅此理自明若任其私智雖高才者亦惑若不任私智雖無才者亦明顏子之學本末甚明尊兄未須泥此而求但自理會真能見得此理後日徐徐取論語讀之渙然冰釋矣某嘗令後生讀書時且精讀文義分明事節易曉者優游諷詠使之浹洽與日用相協非但空言虛說則向未疑惑處自當渙然冰釋矣縱有未解固當候之不可強探力索久當自通所通必真

實與私識揣度者天淵不足諭其遠也不在多言勉旃是望

三

示教日用工夫甚善尊兄氣質忠厚得於天者加人數等但向來累外處多得日剝落之以全吾天則吾道幸甚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平居不與事接時切須鞭策得炯然不可昧沒對越上帝則遇事時自省力矣

與吳子嗣

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

餘也此聖人之格言非天子不議禮禮亦未可輕議也欲去其不經鄙俗之甚者而略近於古則有先文正公書儀在何必他求

二

不以前所復書為罪又下問之不肯苟徇流俗孜孜禮法以求依據吾子之志善矣然事有輕重本末當知所先後禮文隳闕其來久矣滕文公所問孟子所答皆其大端儀節之末去其鄙俗不經者可也來書謂定之僕手此尤未宜吾子在衰經之中不得已次序以授執事者可也安可謂之定栢人者乃巫覡所

為不經甚矣吾家未嘗用也祝稱下塋虞子與夫異辭觀二孤之過可以類見喪祭當論所主不可言同也儀中除此三節諸皆無害

三

往歲蒙致書見問以喪禮如生年少能不徇流俗求古制又其文用字造語皆慕奇異不肯碌碌以為窮鄉下邑乃有後生能如此亦不易得故生之書辭不合律度者雖多皆不暇責獨答所以問之要務誘掖之庶幾其進既而聞生詭異其服為巫覡事深用駭怛亦頗悔初不知生而遽相對答有失言之罪茲奉

書乃有悔過自訟之辭人誰無過過而不改是為過矣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今生誠能幡然自新何幸如之雖然生家相距百里而近乃有不亟於求見長者而徒數以書來則改過之言亦未敢深信然吾今猶云云若此者望於生厚矣生其謹思之

四

文字之及條理粲然弗畔於道尤以為慶第當勉致其實毋倚於文辭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有德者必有言誠有其實必有其文實者本也文者末也今人之習所重在末豈惟喪本終將併其末而失之矣陳教

授舊亦曾略相從惟其無本故其學日謬書末所糾  
三條屬意精切但前所取數語亦皆非是學無端緒  
雖依放聖賢而為言要其肯歸實已悖戾龐雜膚淺  
何足為據若所謂致其譽聞不泯泯碌碌者尤不可  
不辯人有實德則知疾沒世而名不稱者非疾無名  
疾無德也令聞廣譽施於身者實德之發固如是也  
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者欲其德之常久而不已也彼  
未嘗深致自克之功私意自為主宰方懵於知德則  
斯言殆適以附益其好名求勝之習耳此尤不可不  
辯

五

前書致其聞譽之說乃後世學者大病不能深知此  
病力改敝習則古人實學未易言也吾友更當深於  
此處觀省使舉動云為判然與曩者異轍則吾道有  
望矣復前書時亦欲相勉未須與陳教授往復後偶  
忘之至今不滿近歸自象山諸事冗擾文字亦不曾  
將歸旦晚亦須便登山儻能一來諸當面盡

六

錄示仙郡首篇策問大旨竊所未諭新君即位曾未  
期月而遽曰責成無效何課效之速如此哉以夫子

之聖不過曰三年有成唐虞之朝雖三載考績必三  
考而後黜陟幽明羽山之殛蓋在九載之後伯禹作  
司空猶八年於外兗州之賦作十有三載乃同古今  
難易縱有不同亦安有於半年之間而遽責其成效  
之理哉又古所謂責成者謂人君委任之道當專一  
不疑貳而後其臣得以展布四體以任君之事悉其  
心力盡其才智而無不以之怨人主高拱於上不參  
以己意不間以小人不維制之以區區之繩約使其  
臣無掣肘之患然後可以責其成功故既已任之則  
不苛察其所為但責其成耳此古人用責成二字之

本旨也今泛課功效而用此二字則用字亦未愜當  
且古所謂賞罰者亦非為欲人趨事赴功而設也天  
命有德五服五章紅天討有罪五刑五用紅其賞罰  
皆天理所以納斯民於大中躋斯世於大和者也此  
與後世功利之習燕越異鄉矣何時登山當究其說  
明日欲登雲臺瞰鬼谷究南山之所自來却扁舟浮  
梅潭沁醪口以歸度旬日而後可反山房也

七

承已登山結茅深用嘉歎近得周元忠書謂幹伯伯  
珍諸人有意遣輿夫相迎且問期日吾答以霽日麗

景晴雲絢文即吾就道時也是日正春分明日即大  
開徹輿夫至今未來豈其俟后土之乾又寤陰雨故  
耶昨日光風頗還舊觀乃今祁雲漫天寒颺先雨又  
復淒然似秋矣遐想雲臺領袖諸峰儲英育秀以相  
料理老子於此興復不淺行止久速在天與人而已  
若此兩未止能冒之一來尤見嗜學

八

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違異况於人乎誠  
知此理當無彼己之私善之在人猶在己也故人之  
有善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

出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此人之情也理之所當然  
也亦何嫌何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顧恐  
未能成己耳若私淑二字則出於孟子當深明其旨  
不當輕用於此此用字之疵不足以達理而能為理  
之累五代史政湏點對來本極佳草廬在二池之間  
欲名以濯纓湏來此當為書之

與傅季魯

二十四日發敝廬晚宿資國二十五日觀半山瀑布  
新溪抵方丈已亭午山木益稠蟬聲益清白雲高屯

疊嶂畢露踈雨遙灑清風溲然不知其為夏也何時  
來此共之適欲國紀點對一事或未能來可先遣至

與陳宰

伐松之盜仰見嚴明不容追戮比至山間具伏其罪  
祈免窮究論其初心乖戾殊甚至以雀角之詞煩溷  
官府牽率縣僚喧動隣里重費賢大夫之神明此豈  
可貸然斯人素狃惡習久為鄉里之害今茲適逢令  
尹之賢乃肯悔過效順幡然改圖亦有可喜來此自  
訴其悔艾遷改之意甚力儻其自此回心易慮以歸  
於善諒於豈弟之懷亦必喜之前日亦以周處之事

反復勉之矣斯人有公狀首伏未敢自前併用封納

二

無似之蹤屏處是適諸公過聽錄其姓名遽叨乘障  
之命進退惟谷荆門在重湖之北有道院之號事力  
優衍異時造物所以處貴游者尤非枯槁之所宜得  
然蒙泉之與飛雪金蓮之與玉芝未知孰愈同志之  
士方此盍簪紉繹簡編商略終古粗有可樂雖品質  
不齊昏明異趣未能純一而開發之驗變化之證亦  
不可謂無其涯也儻得久於是以既厥事是所願  
幸彌縫其闕而終惠撫之則惟賢大夫是望

與李宰

教以學記所施足認不鄙然此文之作豈為陳君設比之墓銘不有間乎貴溪安仁金谿三邑最為比隣十餘年間不聞有賢令尹吏胥猖獗姦民以囂訟射利者與吏相表裏公為交鬪肆行無忌柔良不得安迹陳宰所為固多未滿人意至其使此輩縮首屏迹柔良陰受其惠則亦其所長也三邑十餘年間誠未見有此視前政則優視比縣則優似未為過許嘗蒙渠見訪一聞大義誠有愧慙自失之實使此心不泯滅復遇箴藥亦安知其不能幡然也在門下尤宜略

於錄其罪而詳於求其長恃高明與契愛之厚不敢有隱諒不督過也

二

來教謂容心立異不若平心任理其說固美矣然容心二字不經見獨列子有吾何容心哉之言平心二字亦不經見其原出於莊子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其說雖託之孔子實非夫子之言也彼固自謂寓言十九其書道夫子言行者往往以致其靳侮之意不然則借尊其師不然則因以達其說皆非事實後人據之者陋矣又韓昌

黎與李翊論文書有曰平心而察之自韓文盛行後  
學士大夫言語文章間用平心字寢多究極其理二  
說皆非至言吾何容心之說即無心之說也故無心  
二字亦不經見人非木石安得無心心於五官最尊  
大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  
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又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  
哉又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君子之所以異  
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  
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  
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之者去此心也故曰此之

謂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  
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即此  
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理義  
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所貴乎學者為其欲窮  
此理盡此心也有所蒙蔽有所移奪有所陷溺則此  
心為之不靈此理為之不明是謂不得其正其見乃  
邪見其說乃邪說一溺於此不由講學無自而復故  
心當論邪正不可無也以為吾無心此即邪說矣若  
愚不肖之不及固未得其正賢者智者之過失亦未  
得其正溺於聲色貨利狃於譎詐姦宄狃於末節細

行流於高論浮說其智愚賢不肖固有間矣若是心  
之未得其正蔽於其私而使此道之不明不行則其  
為病一也周道之衰文貌日勝良心正理日就蕪沒  
其為吾道害者豈特聲色貨利而已哉楊墨皆當世  
之英人所稱賢孟子之所排斥拒絕者其為力勞於  
斥儀衍輩多矣所自許以承三聖者蓋在楊墨而不  
在衍儀也故正理在人心乃所謂固有易而易知簡  
而易從初非甚高難行之事然自失正者言之必由  
正學以克其私而後可言也此心未正此理未明而  
曰平心不知所平者何心也大學言欲正其心者先

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果已  
格則知自至所知既至則意自誠意誠則心自正必  
然之勢非強致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詎  
誠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當是時天下之言者不歸  
楊則歸墨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自孟子出後天下  
方指楊墨為異端然孟子既沒其道不傳天下之尊  
信者抑尊信其名耳不知其實也指楊墨為異端者  
亦指其名耳不知其實也徃徃口闢楊墨而身為其  
道者衆矣自周衰此道不行孟子沒此道不明今天  
下士皆溺於科舉之習觀其言徃徃稱道詩書論孟

綜其實特借以為科舉之文耳誰實為真知其道者  
口誦孔孟之言身蹈楊墨之行者蓋其高者也其下  
則徃往為楊墨之罪人尚何言哉孟子沒此道不傳  
斯言不可忽也諸人交口稱道門下之賢不覺吐露  
至此病方起不暇隱括其辭亦惟通人有以亮之儻  
有未相孚信處當遲後便

與趙景昭

新除極為贊喜邦之司直非兄其誰歸刑官古人所  
重臯陶尸陳謨論道之任而舜命作士今司直之名  
猶在大理又適為賢者進用之階殊令人增慕古之

懷今日法制有未容人遽實其名耳然珠藏淵媚兄  
其必有以處之矣

與王順伯

某祠秩之滿初欲復丐之適一二士友郵致諸公之  
意來促此文謂欲因是圖所以相處自度屏棄之人  
豈宜上累當塗遂絕此念且甘貧餒以逃罪戾不謂  
竟蒙荆門之除官閑境勝事力自贍無匱乏之憂又  
假以遲次使得既泉石之事究問學之樂為幸多矣  
非出推轂之素餘論之助何以逮茲敢不知自教以  
罷屯田收羨鑄之詳可謂恩威並立調度有方健羨

健羨然在尊兄分上直餘事耳旦暮賜環入儀禁掖  
雍容密勿以究忠嘉使至理昭明陰氛澄廓群疑消  
釋衆善敷榮在位在職莫不協力同心以終大義此  
豈非長者之任而君子之所欲乎來教謂若要稍展  
所學為國為民日見難如一日此固已然之成勢然  
所以致此者亦人為之耳能救此者將不在人乎孟  
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吾人平日所以自勵與朋友  
所以相勉者素由斯道而後能責難於君大禹所謂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夫子所謂為君難為臣不  
易者皆欲思其艱以圖其易耳非懼其難而不為與

知其難而謂其必不可為也天下固有不可為之時  
矣而君子之心君子之論則未嘗必之以不可為春  
秋戰國何如時也而夫子則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  
東周乎又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孟子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飢者易為食渴者  
易為飲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曰王  
猶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  
安王庶幾改之于日望之曰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  
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於人之遇不遇道之行不行  
固有天命而難易之論非所以施於此也曩者尸位

之人固為朝廷之大業群小之根柢而往年天去之  
今年天殺之則天之所以愛吾君而相斯人者為力  
宏矣有官君子豈可不永肩一心相與勵翼以助佐  
吾君仰承天意乎人之才智各有分限當官守職惟  
力是視商之三仁亦人自獻于先王不容一槩至於  
此心此德則不容有不同耳沮溺接輿豈是庸人凡  
士然所以異乎聖人者未免自私耳來教謂既非以  
此要官職只是利國利民處隨力為之不敢必朝廷  
之從與事功之成此真長者之本心也誠能廓而充  
之推而廣之則高明廣大誰得而禦由前之說將自

昭白有不待區區之言者矣

二

使節在淮間時嘗復書薦區區幾有萬一之助後包  
敏道自浙歸乃知其時方得啓觀蒙復書謂為至論  
今三復來貺與所傳聞議論乃知實未蒙省察疇昔  
相與非徒親戚理有未安義不容嘿尊兄清修寡欲  
與物不競與人處似不能言者人莫不愛之獨有志  
之士徃徃有不快於尊兄向來永嘉諸人甚敬尊兄  
政績而又議其嚴酷無儒者氣象此固是謬論某嘗  
深排之矣是不足道又其間却有疑尊兄所為不免

流俗或謂是鄉原之類尊兄以抗志古人為非有何  
以是嚶嚶之意此一論則近是向來伯兄因與尊兄  
論及監司之職見尊兄說不應求事但當因其至前  
而處之退甚不說以為如此作監司民亦何賴某亦  
嘗稍辯之然衆咸謂未免俗元晦又謂尊兄壞人已  
成之功以奉執政此乃復書未及與辯以其觀之尊  
兄天資極有過人處而大志不立未免同乎汗世合  
乎流俗獨其質剛而內明故有從善服義之長向來  
家庭議論與尊兄初至西百官宅時窮冬踰月之集  
火爐中劇談皆始疑而終釋始辯而終息始之所甚

不可而終乃有切當之稱此必有以當尊兄之心而  
以為切事合理故疑釋辯息而稱之尊兄必非苟從  
而見諛者自為奏邸居雖相邇而尊兄之情已寢異  
於前日蓋相聚劇談時少切磋往復研覈之工不繼  
尊兄之心復歸于毫矣况今相疎如是之久固宜不  
相亮之甚日與游處議論者豈能啓尊兄之意其庸  
陋無知牽引尊兄相與淪胥則有之矣如謂輟育英  
才之真樂親朱墨之塵冗想非所好此是話作兩截  
好與不好此在某之心不可誣也尊兄政如老氏所  
譏夫子所謂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又引陳君舉

之在福唐晦翁之在浙東以相警至謂親家尤更誠實不以小人待人尊兄昧於知人一至於此哉某平日誠不以小人待人但非如尊兄所謂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本心無有不善吾未嘗不以其本心望之乃孟子人皆可以為堯舜齊王可以保民之義即非以為其所為已往者皆君子也至其見人之肺肝能曲盡其情則自謂有一日之長向來火爐中與尊兄論人物所以得切當之稱者皆以此別後三生作國王來總忘之也馮傳之至今未相符合然所以相敬服者多在論人物處蓋其人與傳之甚稔而與

某甚生或不相識而但見其言論事節便能知其心曲傳之以此相敬近福建一士人在此因言其鄉人事行其屢折之其人始力辯之而終屈服今其人於吾道雖未甚有得而決其相從之意者實在此也此人亦晦翁處學者某平時所望於尊兄者甚厚若以此相扞格則是無復可言矣義不應只如此姑以此為請教之端未即合併更惟節抑以遂揚名之孝

與尤延之

遠遠三席出入五年其為傾依何可云踰退然者儒久滯朝著當人之難晉掌奉常處事之變獨裁大典

緬懷疇昔祗增慨嘆越自壽皇種椿重華聖上攬  
圖丹極而西掖北門高文大冊允屬椽筆山林之人  
矯首盛事欲贊一辭何可得哉講讀論思固已甚晚  
有識之士咸謂未足以究盛蘊日遲柄用拔茅連茹  
使野無遺賢為吾君立太平之基而瑣瑣者自以薰  
蕕之不同輒肆媒孽使人重為駭歎茲焉偃藩近甸  
公道其復信乎某曩者之歸得山房於龍虎山之上  
游泉石之勝雲山之奇平生所鮮見其略亦屢見於  
朋舊書中尚欲稍記其詳亦以探討未遍猶未及也  
荆門之除良出望表豈推轂之賜有以致之耶幸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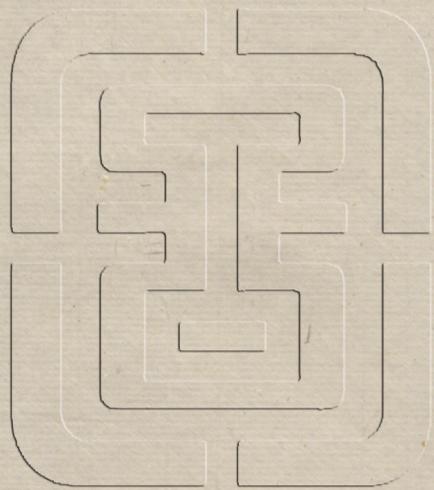
遲次猶可畢草堂之役耳第私門禍故重仍五年之  
間尊幼之喪多於年數妻家亦復多事妻母甫及大  
祥昨日又聞妻弟之訃乃鄉年至都下相見乞銘者  
蕭然之軀殆無以堪長姪煥之徑往求見將過浙東  
迎先兄教授家嫂與姪女歸成吳正字婚禮諸事當  
能面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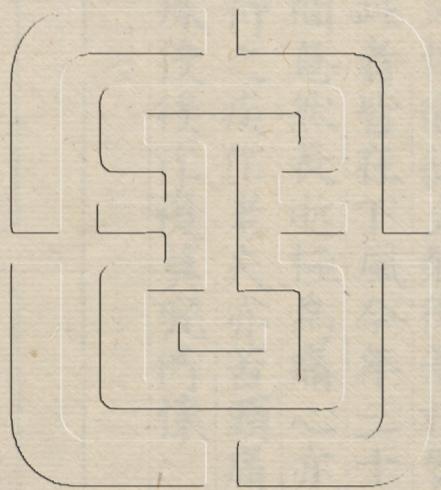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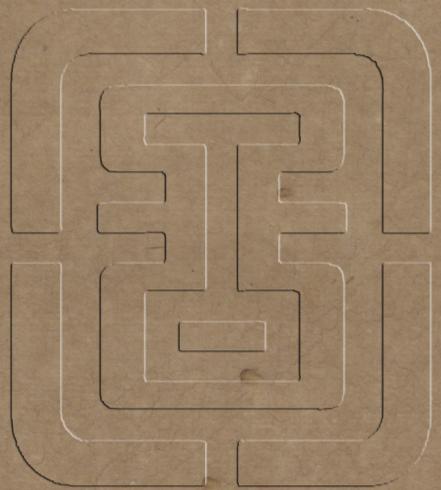
與豐宅之

比年山居頗有泉石之趣朋來之樂每恨不得與吾  
宅之共此承需鄙文乏筆吏不能多錄謾往數篇亦  
足以知山野况味遊仙巖題壁之末二姪其一名煥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之者乃梭山兄之子賦質純雅少贊家政事上使下  
真無間言又博通經史射御筆札皆絕出等夷琴尤  
高平時業此者皆在下風今年二十有六春末無疾  
一夕談笑間奄然長逝極為痛心亦恐欲知使人到  
山間又值持之疾作老未亦苦頭痛登山未久友朋  
踵至應酬殊役役作復莫究所懷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東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建至應酬  
山間又依  
一夕談笑  
萬平時景  
真無間  
三君乃  
...

